

# 日常城市空间中的和平记忆

## “宁在——南京·和平城市记忆设计展”的空间文本分析

曹玥 MG21110023 吕缙萦 MG21110035 刘凌云 MG21110008 付思涵 MG21110002

博物馆是展示历史文化遗产的场所，也是城市重要的公共文化设施。从时间维度而言，博物馆是集体记忆得以保存与延续的空间，通过对历史文物的排列展览，“时间变成了空间，确切地说：变成了回忆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记忆被建构、被彰显、被习得”。<sup>1</sup>从空间维度而言，博物馆为城市风貌的集中展现和城市个性与特色的书写提供窗口，从而形塑公众关于城市形象的认知与文化认同。因此，对于城市集体记忆的塑造与城市文化及其形象的传递而言，博物馆以展览的形式提供了独特的场域。

2017年，南京成为中国首座“国际和平城市”。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殉难之城、保卫和维护和平的正义之城，南京拥有多维度的和平叙事与多元活态的和平记忆。2022年5月18日，“宁在——南京·和平城市记忆设计展”（以下简称“记忆展”）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3号临展厅举办。该展览对南京明城墙、南京安全区、紫金山碉堡遗存等与和平记忆相关的历史文化载体进行创新设计呈现，并采取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多重感官表现形式，促使观众具象化感知并理解和平作为南京城市主题的深远意义。

南京的和平记忆与城市空间水乳交融，其和平元素“活”在山水城林、街头巷尾、建筑树木中，无处不在，触手可及。此次展览作为南京和平城市记忆的“取景框”与转述者，如何进行具体意象的选取，如何呈现与组织这些意象，以进行主题叙事？与此同时，作为南京城市空间的微缩截面，本展览如何将博物馆布展空间的感知体验进一步导引、辐射至城市实体空间，以使得和平主题融入日常生活点滴，产生长期影响？本文将以上述问题为线索，对和平记忆展进行空间文本分析。

### 策展定位与思路

作为扼守长江险要的六朝古都，伴随着政权更迭，战争与和平向来是南京城市史上的重要主题。近代以来，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地，南京这座城市更被赋予民族伤痛、英雄抗战、呼吁和平、民族复兴等主题的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随着和平城市建设成为重要趋势，南京的历史叙事逐渐从“批判罪恶”的受难者记忆发展为“倡导和平”的胜利者记忆，希冀将伤

---

<sup>1</sup> [德]阿莱达·阿斯曼.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与变迁[M]. 潘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44-45.

痛记忆转化为和平建设的不竭动力。<sup>2</sup>本次记忆展即围绕南京城市空间中的和平记忆载体进行呈现与设计，将隐匿在城市中的和平主题可视化，从而连通历史与现实间的对话。

与传统博物馆展览相比，当代艺术展览更强调叙事性和交互性，“以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展示意图，具有明确主题思想统领、严密的内容逻辑结构以及结构层次安排”<sup>3</sup>，同时观众不必拘束于严密的秩序当中按照策展顺序进行参观。记忆展由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鲁安东教授及其学生策划，强调对和平资源载体进行具有空间艺术感的呈现，重在通过模型装置、空间排布等手段对日常空间元素进行提取和再创作，这种“复现”更带有后现代特征，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的文物布展，而是重在参观者的感受与体验。

因此，记忆展致力于将抽象宏大的和平主题转化为地点、建筑、植被、日记等具体的物质与非物质载体，使和平元素生动可见。围绕南京安全区、南京明城墙、紫金山碉堡遗存等代表性载体，“非墙之墙”“生命之环”“无名之物”等展厅通过物理装置模拟实景，并通过光影、声音等技术手段还原现场交互感应，游览者或鸟瞰沦陷时期的安全区边界，或置身于逼仄的战斗场景，或轻抚留有弹孔的明城墙，身临其境地感受战争带来的冲击，徜徉于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之中，体会和平的珍贵。

另一方面，展览将和平载体嵌入日常生活空间以实现再生。如提取明城墙上的绿植元素，对安全区边界进行微更新设计等，使其与日常生活空间既协调并存，又彰显和平主题。展览还规划“正义”“民心”“共鸣”为主题的和平城市行走路线，鼓励将和平体验付诸实践。

在记忆展中，超声波音箱、骨传导等现代化交感技术的应用十分突出。这些技术调动参与者的视、听、触、嗅感官营造沉浸式体验，将城市的景观与声音最大程度上“搬运”至现场。一方面，参观者得以从展览中深刻地和平主题本身；另一方面，记忆展的空间文本与广阔的城市实体空间相通，从而具有进行空间延伸的可能性，参观者无形之中将和平的体验与对南京城市形象的整体感知相联系，产生了从参观到城市生活实践的动能。

## 一、展览：城市记忆的载体

### 作为展品的“城市”

将“城市”作为展品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指展厅将城市空间作为展品，城市不再是作为展品的背景出现，而是在消除了展览边界的空间中作为主要的展览内容，这在接下来的第三部分中会进行具体的说明；另一方面，也是指赋予“城市”象征符号的意义，并将城市

---

<sup>2</sup> 江苏社科网. 学会专家观点: 创建南京国际和平城市的认知与愿景[EB/OL]. [2017-12-20]. [http://www.js-skl.org.cn/academic\\_exchange/8763.html](http://www.js-skl.org.cn/academic_exchange/8763.html).

<sup>3</sup> 陆建松. 博物馆展示需要更新和突破的几个理念[J]. 东南文化, 2014(3): 98.

的象征符号继续剪裁、拼贴形成展品。

“南京”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地，带有强烈的民族国家色彩，既是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罪行的代名词，也与抗战叙事紧密关联，成为近代中国保卫和平、促进复兴的叙事框架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城市记忆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双重特征，城市的和平记忆不仅是文化创伤和灾难描写，更是现代日常生活场景的展现，包括难民收容所上开辟的街心花园，曾经的碉堡中的枪林弹雨与儿童的嬉戏打闹等，通过纵向时间中两种叙事的对比，更能展示出和平的可贵。记忆展就被布置在南京城中，来参观展览的观众自身对于南京的记忆、想法和情感被投射到这个“展品”中，历史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发生联结，使城市记忆的内涵更加鲜活丰富。

## 作为“横剖面”的场域

建筑学家多洛蕾斯·海登指出，由于地方对人的各种感官的综合刺激，使地方成为强大的记忆源泉，是城市记忆的核心<sup>4</sup>。在“城市的和平记忆”这个主题之下，城市不同场域所代表的不同的符号意义被划分成许多“横剖面”，每一个“横剖面”都是城市和平记忆的一个维度。美国杰出的城市规划专家凯文·林奇曾经将城市意象中的物质形态归结为五大元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sup>5</sup>，在记忆展中，“横剖面”的物质形态一般也以以上五种元素进行呈现。不同“横剖面”彼此独立，但又统一在整体的框架中，是不同符号的有机联系，但并非没有意义的堆叠和重复。城市的集体记忆并非抽象的存在，它必须存在于某个特定的纪念语境或者纪念场所中，在一定的时间或空间中依靠符号的组合和媒介的传达<sup>6</sup>。

“非墙之墙”展区以南京安全区作为城市和平记忆中以“希望”符号为主的“横剖面”，以边界与区域作为物质形态。边界是构成城市意象的线性要素，边界是空间冲突的产物，它或隐或现，自身是连续的，又区隔着内外。因此，作为城市空间的边界常常是斗争的焦点和集体记忆的载体。南京安全区占地约 3.86 平方公里，四周以马路为界，界内分设 20 多处难民收容所，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边界以外，是屠戮与绝望；边界以内，是中外正义之士维护和平的信念与 25 万难民生的希望。

“聆听之路”展区选择了三条南京城市中的道路作为“正义”“民心”“共鸣”三个符号为主题的物质形态，形成三个横剖面，不只是从空间方位上，更是从如抗日史，中共党史等不同时期的时间断面带领参观者回顾历史，体会和平。

---

<sup>4</sup> Hayden D. The Power of Place: Urban landscapes as Public Histo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18.

<sup>5</sup> (美) 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 城市意象[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04. 15.

<sup>6</sup> 陈振华. 集体记忆研究的传播学取向[J]. 国际新闻界, 2016, 38 (04) : 109-126.

“记忆之景”展区则是城市和平记忆中以“苦痛”符号为主的“横剖面”，这部分展览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和纪念地作为区域物质载体，从历史的沉重、情感的压抑与极度的痛苦中提炼出设计语言，通过表现性手法，诠释对历史事件的认知。

每个“横截面”的侧重点互不相同，但都处于同一个叙事框架中，形成相互关联的空间场域，体现出多元而活态的城市和平记忆。

## 作为“连接点”的符号

每一个场域又由无数原子化的符号组成，场域中的符号选择既要有其典型性，又能与其他符号发生关联，作为连接点存在。单个的符号可能会有多重不同的解释，但记忆符号的连接更能带来叙事结构的确定性，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在情境构成过程中通过形式或内容的统一达到意义的连结。展览中的“点”不胜枚举，将其主要分为“物”和“人”进行探讨。

## 城中之物

在传统博物馆和展览中，展品决定了博物馆的地位，重要展品一方面更具有权威性，同时也可以吸引观众的参观<sup>7</sup>。但以叙事为主的展览中，物品仅仅是作为展览话语的表现工具，它需要进入展览的整体语境当中，才能拥有其被赋予的意义。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是“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的总和。符号化的文化物件也是集体记忆建构的重要媒介，展览中并没有运用真实的历史原件，并不依赖于物品本身及其故事带来记忆和情感共鸣，而是藉由物所包含的符号意向来阐释“战争”与“和平”。<sup>8</sup>

例如，“和平”的意象主要由城墙及城墙上的植物来体现。城墙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守卫和平的核心物质要素，南京城墙既是过去战争的证明，同时，城墙上生长的植物又寓意着生命的重生。本展区思考城墙与其上空间痕迹的关系，探讨运用自然元素将实体的城市构筑物柔化的方法，将城墙上生长的植物抽离出来，这些南京常见的植物将抽象的“和平记忆”具象化为观众的个体记忆，并通过制作 12 个花语盒子，为每个植物赋予“生命”“守护”“纯真”等符号含义，融入整个民族精神的叙事框架中。

“战争”的意象则由碉堡来体现，大量的国防工事遗存是南京保卫战的“亲历者”，碉堡的符号，具有拥挤、闭塞和压抑的特征，在这一部分的展览中，物与人得到有机的结合，展览呈现了人在碉堡中躲避的各种形态，使得静止的“物”由于“人”的加入而活起来，体现了战争对个体的摧残，以及城市保卫者的艰苦和勇气。

---

<sup>7</sup> 李佳一. 从展场到展览—中国当代艺术博物馆展览空间研究[D]. 上海大学, 2017. 41.

<sup>8</sup> (德) 扬·阿斯曼, 金寿福著.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2015. 05.

## 城中之人

在“宏大叙事”很难引发情感共鸣以后,更具有细节和温度的微观人物叙事开始受到欢迎,“人”作为展览空间中动态的连接点存在,是“物”的创造者、“事”的串联者、“文化”的构建者<sup>9</sup>,是展览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记忆展中的人物符号包括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救助者、侵略者和幸存者,以他们的日记及采访口述资料为基础,从多维度的视角提取出不同身份主体记忆。

将受害者作为主体,可能会引发过度羞耻感和受害者心理,影响社会认同,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中的社会认同及其公共建构,特别是和平与发展的维度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维度,必须从“受害者”和“旁观者”两个层面入手<sup>10</sup>,增加更多视角的人物主体故事,才能超越了种族、国家的界限,引发广泛的认同。

其中,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的部分外籍人士作为救助者,是展览“非墙之墙”的重要连接点。日军占领南京后,部分外籍人士不顾个人安危留在南京,并设立国际安全区,在保护与救济难民、向日方抗议、与日军交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sup>11</sup>

展览包括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和明妮·魏特琳、贝恩哈尔·辛德贝格、约翰·马吉等人的形象、事迹和叙述原文,简洁明了且真实可感。一方面,南京大屠杀是世界各国人士的共同记忆,而安全区内的外籍人士的记录更是一种死者和加害者之外的第三方的视角,生者的感受和代理书写诠释了死者的记忆,细节的准确更可以强化事件的真实性<sup>12</sup>。另一方面,南京大屠杀安全区的国际友人在这一场灾难中更接近和平意象的表达,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和爱保护无辜的平民免遭战火的蹂躏。

以具象化的个体为构建共同的城市记忆奠定情感基础,使得和平不再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概念,和平人士也不是一个缺乏个性的整体,以“点”创建记忆,激发认同。但“点”也并非单个存在的,如安全区的人物就和他们所处的地点、接触的物品有机融合在一起,将“点”置于“面”中,使单个的物或人更加具有空间性和场景性。

## 二、叙事：沉浸式多感官体验

博物馆作为文化的一种叙事主体,往往通过叙事媒介、叙事空间和叙事故事调动观众沉浸式感知文化意义,激发情感和思考,<sup>13</sup>其中感官体验是最为基本的知觉体验。记忆展从“沉

<sup>9</sup> 李明倩. 换一种说法——基于叙事学的展览文本去同质化研究[J]. 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 2020, 5(06): 48-53+94.

<sup>10</sup> 李昕. 创伤记忆与社会认同: 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的公共建构[J]. 江海学刊, 2017(05): 157-163.

<sup>11</sup> 王卫星. 论南京国际安全区的成立[J]. 民国档案, 2005(04): 103-110.

<sup>12</sup> 孙江. 唤起的空间——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记忆伦理[J]. 江海学刊, 2017(05): 149-156+239.

<sup>13</sup> 王红, 刘素仁. 沉浸与叙事: 新媒体影像技术下的博物馆文化沉浸式体验设计研究[J]. 艺术百

思之境”“和平之城”“非墙之墙”“生命之环”“无名之物”“聆听之路”“记忆之景”等明确而有意义的主题出发,将日常生活的和平记忆元素进行重新选择和组合排列,并运用多媒体手段加以艺术化、空间化处理,呈现出虚实空间中多维度的非线性结构,构建“驱动探索 理解意义”的叙事逻辑,引导观众从被动观看到主动探索观展路径,以身体为媒介直面各种展品,通过视觉、触觉、听觉、嗅觉的多感官沉浸,强烈感受历史创伤、人道主义精神和和平的美好珍贵。

## 沉浸式交互设计

记忆展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浓厚的场地精神奠定了参观体验的情感基调。展览不以审美愉悦为目的,强调场景元素的高度想象力、艺术感染力,但同时也充分考虑社会大众需求,以体验诉求反推技术适配,积极运用新媒体交互技术,营造沉浸式交互体验。如在黑暗狭长的甬道巧妙设计了震动扶手装置,当观众从沉痛苦难记忆中走来,不经意地触摸扶手,大地的震动从手心传来,感受与地球的同频共振;在“沉思之境”展区,设计互动光纤灯装置,借超声波感应让观众与灯光装置间建立互动联系,观众的靠近与触碰让跳跃的灯光保持明亮,传递出命运与共、共同守护和平的理念。沉浸式情绪唤起人的认知和记忆。在展览中,观众通过与多处故事场景、角色的互动体验,在历史与现实的状态中切换中获得双重的“感知真实性”,产生精神和意识形态上的共鸣。

与传统视觉艺术情感表达不同,展览采用多处装置艺术叙事,打造沉浸式体验,挖掘深度记忆。如“无名之物”展区,除了摄影、文字、图纸、碉堡模型等视觉呈现,展览还通过互动装置与观众共同打造“剧场性”的空间实践——观众进入模拟碉堡装置中,切身感受碉堡内部的身体经验和空间状态,包括身体站不直,光线暗淡,战争刺耳轰鸣。策展人将通道内的音量控制在30分贝,并介绍说普通枪炮发出的声音高达130—150分贝,这种对比手法的使用更好地唤起观众对历史的追述和铭记。<sup>14</sup>观众通过碉堡体验后有恍若隔世之感,同时还可通过扶梯爬上“碉堡”顶部,这里将声音引入水体,利用声波引发水面涟漪,让观众心情恢复平静。

## 多感官体验手段

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展览利用新媒体技术,复述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并迁移、桥接历史经验,包括战争的灰暗与南京安全区的希望,拓宽人的感知尺度,使人们从陌生化视角动用视觉、触觉、听觉、嗅觉等感官审视日常生活,沉浸式感知城市中的和平元素。在每个展区的主题板上都介绍了所使用的感官体验类型,启发观众展开探索。

---

家, 2018, 34 (04): 161-169.

<sup>14</sup> 俞剑坤. 叙事: 装置艺术中的情感与叙述分析[J]. 艺术教育, 2022 (03): 49-54.

视觉本身是空间的前奏和旋律。记忆展通过多维空间逻辑安排和充满故事感的展板文字、图像叙事<sup>15</sup>，呈现出诸多熟悉而无名的和平记忆载体。<sup>16</sup>作为当代艺术展览，记忆展具有反审美愉悦、非常规的现代叙事。一方面是策划充分发挥建筑规划专业优势，通过微更新设计和数字叙事技术，将边界、路径可视化，实现和平载体在当代城市空间中的可感可达。如“非墙之墙”展区，将南京安全局边界沿线的街道空间转化为公共活力带；如“聆听之路”展区，勾勒出三条和平主题小路；如“记忆之景”展区，小尺度空间中平铺的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图，给予观众强烈视觉冲击，塑造悲剧叙事和场地精神，引导观众铭记历史。另一方面是空间内部的实体装置和场所构建，如安放枪孔密布的城墙、碉堡装置，呈现空间突兀感和残断感，打造剧场性效果。<sup>17</sup>

展览视觉内容非常丰富，饱含厚重的历史素材。如“非墙之墙”展区的“历史甬道”，外为安全区边界设计展览，内为安全区的历史信息，观众于历史长廊中游览，感受两种风格的历史对话。其中视觉语言是本展览的一大特色，为观众打造“易阅读”的体验。以“非墙之墙”展区的“正义剧场”作品举例，不同于一般简单图文版的人物生平介绍，展馆选择摘取人物日记中的一两句话，如约翰·拉贝的介绍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留在南京”，并通过戏剧般、诗化的语言加以赞颂，“他带领一批为正义而战的勇士，出于悲天悯人的朴素情怀，奔走于一片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产生生动的对话效果。同时还运用图像可视化技术，在关键事件的发生地设计不同的人物装置和事件体验装置，将个体记忆还原为多重空间和行动场景，让观众真切感受正义之士跨越国界维护和平的信念和勇气。视觉色彩上，展览多采用中纯度、灰调的空间色彩，整体营造出肃穆沉静的气氛，通过弱对比的光照设计，小面积使用跳跃的颜色，引导观众在平稳的情绪中有效而流畅阅读，与历史、与自我经验展开对话。

触觉感知往往在视觉感知之后，记忆展设置多处触摸互动装置，加深观众情感记忆。如在“生命之环”展厅作品《触·墙》，采用骨传导技术，在半封闭空间中，观众将额顶贴在仿制的明城墙砖上，感受城墙颤动，轻抚满是弹孔的明城墙，想象那段坚守抗争的峥嵘岁月。

声音既是我们感知世界的媒介，也是世界触达我们的媒介。记忆展利用超声波音箱等技术，将故事、生活中的声音收集呈现并全方位触达，随处有窃窃私语声，创造出身临其境的氛围体验，提升观众情感体验，并转化为个人记忆。如走在“非墙之墙”展区，聆听约翰·拉贝在“正义剧场”上朗读《拉贝日记》；在“无名之物”展区，进入碉堡装置中感受战争轰鸣；展览还收集了2022年立夏在鼓楼区热河南路、建邺区纪念馆北路上的声音。观众在“聆听之路”展区，闲坐在空间放置的长凳上，即可听到街坊邻居的点头招呼声、脚上趿拉着拖鞋的脚步声、地铁播报、微信收款、车辆行驶等充满市井烟火气的声音，真切感受和平的美

<sup>15</sup> 郭建平. 空间与视觉的谱系——身体感知中的视觉及其空间形式[J]. 美术观察, 2022(01):70-71.

<sup>16</sup> 毕赫. 民族博物馆展示空间中的文化符号应用研究 [D]. 鲁迅美术学院, 2019.

<sup>17</sup> 张郑波. 如何理解装置艺术?——以“剧场性”为核心[J]. 文艺理论研究, 2014, 34(05):35-40.

好。展览还在“生命之环”展厅设置“闻·花”装置。观众打开每个柜门，会听到不同旋律，并闻到紫金草、辛德贝格黄玫瑰等的不同花香，在视觉、听觉、嗅觉的多感官体验中得到仪式化教育。

此外，展览还提供了互动留言墙，墙上布满“勿忘国耻”“铭记历史”的签名。尾厅则将各种儒家经典语录、和平大使以及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在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刻录成墙，并以大字呈现，给予视觉冲击，并与出口相连，传递“维护和平，展望未来”的理念，启发观众理解展览的文化意义。

### 三、空间：从布展空间到城市空间

艺术布展是为特定要求而进行展示的空间环境<sup>18</sup>，展厅本身就是一个经由艺术设计之后，精心排列着展品与装置的物质实体空间。展品的选择与布置服务于布展人的表达，以期触及观展人的心灵，传递特定的文化取向。因此，在物理空间之上，展厅亦是集内容、价值、情感<sup>19</sup>等为一体的精神文化空间。而记忆展以城市作为展品，展览不免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相互交融，展览中截取了城市日常生活的片段，而市民们也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中继续着观展体验，将情感、思绪带出展厅之外。

#### 布展空间

##### 物质实体空间

记忆展的展厅中没有历史藏品、遗物，展品与装置皆是在截取南京这座城市中居民共同记忆片段基础上的二次创作。通过这种方式，展厅的物质空间与城市的物质空间得以勾连起来。照片、展板中记载涉及的城市地点与展品自身共同构成了本场记忆展的物质实体空间。

实体的展品首先起到了传达特定信息的作用。尽管共同居住于同一座城市，但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城市生活记忆，新生代的南京居民从未参与过这座城市战争、解放的历史，而参与过城市历史的老一代居民的记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消磨。记忆展以图文、光影、声效装置等实物再现历史，激活这段城市记忆，避免它被人们所遗忘。有学者提出：“记忆的本质是一种选择性的遗忘，而遗忘的本质也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sup>20</sup>。本场记忆展以城市为载体，以和平为主题来选取展示元素，以战争中、后的和平元素为叙事线索重新讲述城市故事，是在遗忘之上的再记忆。

##### 精神文化空间

---

<sup>18</sup> 主编王次炤. 艺术学基础知识[M].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6. 艺术学基础知识. 第 361 页.

<sup>19</sup> 邓庄. 空间视阈下城市记忆的建构与传播[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9, 41(03):51.

<sup>20</sup> 陆远. 集体记忆与集体遗忘[J]. 南京社会科学, 2020(03):133.



物质是精神文化的载体，展品的陈列、信息的传递并不是展览的最终目的，记忆展在重现城市往事的同时，也在传达精神文化方面的深层内涵。记忆展选取明城墙、安全区等带有防御属性的城市意象，与亲历者日记及口述史片段等富有人文温情的生命意象，彰显残忍战争中充满人性光辉的和平印记，体现了拉贝、魏特琳等正义之士身上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展品的选择以特定的方式形塑观展人的记忆，且并非从战争的冷血、严酷入手，而是转向个体之间守望相助、彰显人性脉脉温情的一面，表明重述历史、激活记忆的目的并非为了铭记仇恨，而是为了珍重和平的可贵，以提醒后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展览开篇的照片墙是当代城市居民的城市记忆叙述，其后展厅中也采用了许多选取自私人日记、口述采访资料中的信息进行布展，这些个人化的元素增加了对话感，令观展人能更沉浸式感知当时的历史情境，使观展人能深入和平守卫者的内心世界的同时，也使得展览所传达的精神文化内涵更能深入观展人的内心，以事感人、以情动人。

## 日常生活空间

本场记忆展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城市历史与亲历人，而是将城市本身也作为亲历者，从另类视角去考察历史记忆。策展人从南京的城市空间中调取有关战争与和平主题的物质与非物质遗存，建立“和平资源空间数据库”，关注城市中仍然鲜活的建筑物、场所、路径等元素。如明城墙，这些城市意象既是沉重历史的亲历者，也是当今市民生活中真实的城市一景。藉此，策展人将静置的展览接入了市民流动的日常生活空间，将随时间远逝的历史揉入具有无限可能的现在与未来生活。

“聆听之路”的设计赋予了市民们每日途径的城市道路以历史文化内涵，令城市居民在行走的同时也在回溯历史，感受和平的可贵；“记忆之景”的两张设计图更是将展品的范畴扩大到了城市的未来空间，旨在使城市居民在当下生活中也能更好铭记历史、有所沉思。

## 空间的延展性

展览是城市记忆的载体，是使记忆显形、保存和传递的媒介，能够使人们在回忆与体验中产生对城市的依恋与认同<sup>21</sup>。记忆展展品选择、陈列的特殊性，也使得本场展览独具一重空间特性，即空间的延展性。通过与城市的日常生活空间相接，记忆展打破了实体展厅空间的物理限制，将展览空间从展厅的方寸之间延申到广阔的城市现实生活空间中去，使离开展厅、身处日常城市生活中的观展人也能继续完善对城市的文化依恋与文化认同。

“聆听之路”包含“正义”“民心”“共鸣”三条和平主题小路，看似寻常的城市道路实则途经着多处历史文化旧址。“正义”之路起始于拉贝故居，经过多处难民收容所旧址及安全区边界，最终结束于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旧址。这条市中心的小路曾经是惊心动魄的战争中人们艰难求生的庇护所，如今却充满和平年代的生活烟火气。重走这条路，能

---

<sup>21</sup> 朱蓉, 吴尧著. 城市·记忆·形态: 心理学与社会学视维中的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M].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3: 48.

令市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和平的可贵,也能深入体会当时中外正义之士在历史的至暗时刻熠熠闪光的人道主义精神。“民心”之路途径梅园新村纪念馆、雍园等民国建筑群,旨在诠释中国共产党如何做出伟大贡献、成为民心所向;“共鸣”之路则自邵佳山碉堡遗址起始,最终到达中山陵音乐台,既揭示市民常来常往的文化景区所承担的沉重历史,又在自然中疗愈战争遗留的创伤。

通过规划行走路线、邀请市民参与到“城市行走”的活动中来,记忆展的能量能辐射到物理展厅之外。记忆展的展厅中设有信箱装置,一旁摆有信纸及签字笔,延邀观展人“用一句话描述你身边的和平风景”,同时邀请观展人留下联系方式以参与后续开展的“城市行走”的活动。在展厅之外,人们走在再寻常不过的城市街道上,也能体会记忆展所呈现的沉重历史与丰富情感。

此外,“生命之环”与“记忆之景”都是策展团队对于城市未来空间的构想。“生命之环”针对明城墙提出了“化墙为园”的构想,昔年战争中颓圮残破的城墙之上,经由时间的治愈,有许许多多寓意着和平的植物欣欣向荣地生长着。经过一番修整,旧日血泪之墙也能化作今时繁荣之景,展现和平的美丽景象。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将空间视为“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结果”,“是由社会关系和物质的社会实践所构成的产物”<sup>22</sup>。城市空间中的历史建筑、纪念地是形塑城市记忆、促进城市文化认同的重要象征性符号。而“记忆之景”正是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的纪念性景观设计,旨在达成“景观叙事与纪念性场地精神的契合”,为市民创设缅怀、纪念与沉思的生活空间。这些设计从城市的过往中汲取沉思的精髓,将目光投向当下与未来,也使记忆展得以在展厅的时空之外持续焕发生命力。

## 结语

记忆展围绕战争时期的创伤记忆与和平时代的新生景象调取、组织符号意象,借助多重感官呈现以激发参观者的情感与想象,并通过对城市空间的截取和重构,将展览延伸至无垠的城市现实景观之中。展览的特殊性在于,它以城市空间为主要叙述对象,将其作为构成叙事的资源和叙事所希望到达的旨归,也即“关于空间的空间展览”。其中,展览所建构化的叙事空间文本与参观者对于城市空间的日常经验文本呈现出复调的存在特征,二者相互交融对话,形成展览所要讲述的整体性的“大故事”。“各种展品的故事被讲述出来,而更大的故事,则包含其中,以特别的封闭的框架提供给穿行其间的参观者们,由他们追随或再造,并在提供的有限的故事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想象的叙述。”<sup>23</sup>

对于生活在南京的市民而言,南京既是与六朝古都、大屠杀等历史事件相勾连的文化象征,也是日常起居住行所发生的实在地点。南京的土地既容纳雄浑的过去,也包含流动的当下。由于空间地点承载了贯通历史的特性,记忆展通过对日常空间的复现,讲述了包含于纵

<sup>22</sup> 王润.塑造城市记忆:城市空间的文化生产与遗产保护[J].新疆社会科学,2020(03):115-116.

<sup>23</sup> Roger Silverstone.The Medium Is the Museum. On Objects and Logics in Times and Spaces[J], Museums and the Public Under standing of Science,1994.37.

向历史时间中的民族记忆和城市记忆。南京一方面被资料话语转述为历史文化意味中的都城,另一方面同时被景观再现和声音采集还原为切身流动的日常生活经验,使城市亲历者产生沉浸感与代入感,参观者所携带的个人体验与展品和展览空间相碰撞,并折射回馈到自身的情感及思考当中。以个人体验为媒介,参观者由此深度地嵌入南京历史与现实的经纬交织之中,个人文本与展览文本形成耦合。

有学者提出,博物馆对记忆的生成、塑造和延续包含多个层次:作为物理存在的展品激发参观者的特有记忆,而作为叙事手段的陈列设计、解说话语等从展品信息中凝练与构建出成体系的“故事线”。<sup>24</sup>记忆展对于参观者的记忆塑造即体现出连点成线、织线成面的逻辑层次。首先,展览在南京这张“地图”上圈点出重要的和平资源节点,提醒人们对城市空间中习焉不察的和平元素加以注目和铭记。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地点由此被赋予意义,成为生动的和平风景。其次,展品的意义经过裁剪与累积而串联为一种主题叙事:从战争的残酷与创伤,转化为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从历史上与现实中的和平痕迹,凸显南京在厚重沧桑之中携带博爱、满溢生机的姿态。此外,记忆展还发挥城市规划专业的特长,超越了传统展览中静态的城市历史文化叙事,提出和平城市建设的未来规划。通过和平物质资源的活化建设、城市和平路线的规划等,将展览引向开放实践的城市空间,使和平记忆得到源源不断的增长与再生。

“和平”是南京历经风云变换后镌刻的历史烙印,也是面向崭新未来的基石与旋律。本场记忆展选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临展厅举办,体现了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叙事的传承与革新。展览一方面重现了作为宏观历史事件的战争遗痕,另一方面借由战争线索深入南京城市空间的街头巷尾、山川木石,昭示城市角落里战争硝烟散尽后新生的和平记忆,促使参观者将和平精神融入日常生活的肌理,让和平记忆贯通南京的过去、当下与未来。从这一角度而言,记忆展较为成功地扮演了和平南京“城市代言人”与“记忆塑造者”的角色。

---

<sup>24</sup> 燕海鸣. 博物馆与集体记忆——知识、认同、话语[J]. 中国博物馆, 2013(03):14-18.